

有着灰白色盒子的占士甸拼圖，放在一間不能吸引途人光顧卻又經營過久的拼圖店。他倆在假日走到尚算陌生的商場，尋找合適的擺設佈置新居。他說喜歡放個桃木製的酒櫃在飯廳，她卻討厭大而無當只能放酒的櫃；她說喜歡放個細小的花瓶在茶几上，他卻討厭看中不用的瓶。在他們快因雞毛蒜皮的事而吵架之際，二人發現藏在店內木架底下標價四百元的占士甸拼圖，用水墨畫畫出來的占士甸栩栩如生，風華正茂永遠不老。他倆毫不猶疑就將它買下，拖着手回家去。這是他倆唯一共同感到滿意的東西，雖然對他們來說並不實用。

他倆回家後開始處理這盒五千塊的拼圖。盒子打開不久，二人就發生一次小小的磨擦。他說先要整理拼圖的邊界，才慢慢向中心部份拼去（從邊緣出發）；她卻認為先組合中間的占士甸臉頭手腳，才向外緣伸展（從中心出發）。終於，他們開始吵起來，像哲人一樣說着中心與邊緣，卻毫無學者風範地數落對方生活上的缺點。後來，二人罵得累了，索性一言不發地以自己的方式去拼圖。數小時以後，黑色的拼圖開始圈出占士甸的復活範圍，中間也開始出現早天俊男的輪廓。兩人看見對方和自己的方法成功了，早把數小時前的爭執拋到九霄雲外。於是他倆以飢餓打開話匣子，一同外出用餐。臨行前她告訴他，怎也找不着占士甸的右眼，他倒未有放在心上。

數星期以後，他們的家沒有新房子的空蕩，倒像一個建立多年要以十週年慶典歌頌它的安樂窩。屋內掛放二人喜愛的東西，包括他的酒櫃與她的日本陶花瓶。然而他們每天依舊拼着圖，好像缺了它，這個家就不會完滿。他其實是一個傳統的男人，對新生活沉迷一段日子以後就會沉默地專注到工作上去，她其實是一個後現代的女人，愛戀生活以外還需要完美的工作成果與聽她訴說工作辛苦的人。人的爭執總是因為不同價值觀引起，然而世上沒有相同價值觀的人，因此不吵架的情侶可算是絕種的稀有生物。他最窘困別人在他拉屎時與他說話，可她最愛在他拉屎時一邊洗澡閑談。她最憎男人一邊看電視一邊掏腳趾，可他總是在她看電視時撫她的脖子。他們經常為這些看起來不太嚴重又不太輕微的事情上爭執，並牽扯至最初相戀時因經驗不足而引發的種種不快。幾乎每天也有爭執的他們，只有在拼圖的時候，才能享受片刻的寧靜。那個時候，兩個人的心目標一致，才能感受其他時候所沒有的幸福。占士甸的夾克薄薄的，卻像包藏着測量不了的溫暖。

拼圖總有拼完的時候。現在只差占士甸那隻明亮動人的右眼，與數處色彩斑駁的圖案尚未被填滿。某天晚飯以後，他倆依舊用手撥弄一塊又一塊拼圖，一個念頭兩種想法像一道自動玻璃門在他們之間悄悄合上。他倆也感覺到，拼圖完成以後會有意想不到的事發生，可誰也沒有問將會發生甚麼事。

過了一會，盒內最後的拼圖也找到合適的位置，但占士甸的右眼仍欠缺應有的光芒。他倆有着不言而喻的默契，開始動手翻箱倒櫃，在搬動酒櫃期間打破一支八五年的VSOP，移動茶几時跌損花瓶的一角。不過所有東西移動過後，誰也沒有找到要找的東西。兩人累極了。他們坐在地上背靠沙發，中間隔着一個不完整的占士甸，誰也不知道他的右眼是望向對方還是自己。他說，對不起，若果聽你說就不會弄丟一塊拼圖。她說，該說對不起的是我，若不是我堅持這樣拼就不會如此。他們心裡覺得，這個少少缺失是自己造成，因此決心對對方更好。

他們開始有空就陪伴對方。他們每天一起吃早餐，一起下班，一起吃晚飯。他們不再挑剔對方，應該說，所有事情也完美得不可挑剔，只因早在對方挑剔以前，他們已把缺點更正或隱藏。這些幾乎是他倆相遇以前就幻想着的理想生活，二人都感到它實現得過份容易，有點不可思議。不知何時，他拉屎時已沒有人說話，她看電視時已沒有人撫她，生活似乎比拼圖的時候更為寧靜。當初兩人都覺得這種關係與空間是完美的，然而過了數天，他們漸漸感到寧靜得有點不可理喻。

這個晚上，他們又再坐在昏昏沉沉的七十瓦黃燈下，吃着不知買過多少遍的外賣三菜一湯。二人的口一開一合，把食物和靜默吞下肚。飽嗝如他再也吃不下去，只怕開口說話也會嘔吐。他瞟了瞟眼前的餐桌，桌上餘下比平常更多的菜。突然，她開口說話，說話時像嘔吐一樣，不過她吐出的是一句話，一肚子的鬱悶好似壓縮在這句話：

我想明天離開，好嗎？

他沒有說話，只顧把菜夾在碗裡，晃動的筷子把油膩的菜推進體內。

早上他起床的時候，她已帶着一個行李袋離去。他站在餐桌前，拿起她的字條，上面寫有她的道別語與以後才慢慢分配各自財物等話。昨天他那鬱悶感隨即消失。他跑到廚房煮了一個方便麵，並拿到沒有花瓶的茶几上吃。不一會，他就發現坐在沙發上的屁股感到不太自然，於是把手探進沙發的空隙。想不到，他拿出一塊拼圖，那是占士甸的眼睛。占士甸的眼睛沒有瞧着任何方向，只顧看着早已死去的未來。他發現地上那塊不完整的拼圖，已隨她離去，房子好像因為這變

動而寬廣。他握緊拼圖，美麗的眼睛終不見光，他為保留一點輕逸而感到慶幸。

她在衣櫃拿出兩三套天天穿着又毫不起眼的上班服，拿走一兩支每天在鏡前使用的眉筆和唇膏，稍為收拾就搬到朋友家去。她留下一張字條，寫上一些要交代的話，就向大門走去。她突然想起，地上有一幅不完整的拼圖。拼圖雖然缺了一塊，總好過拼好以後就掛在牆上，供探訪的親友欣賞，讓它與揮之不盡的塵粒為伍，她想。她蹲到地上，把拼圖一股腦兒扔進盒中。眾人心目中的美好形象被她拆得粉碎。爾後，她把盒封好，似乎還有尋找占士甸右眼的意圖，不過她想了想，還是抽身離去，並決定找一個對她不太好的男人。